

《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》

世纪之爱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世纪之爱： 冰心

名誉主编：张 镔 陈 恕
主 编：李朝全 凌玮清

团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纪之爱：冰心/李朝全、凌玮清主编. —北京：团结出版社，1999.9
ISBN 7-80130-337-7

I. 世… II. ①李… ②凌… III. 冰心—纪念文集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42587 号

出版：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 (010) 65133603 (发行部) 65244792 (编辑部)]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印刷：三河市东方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

印张：18.5

字数：380 千字

印数：5000 册

版次：1999 年 10 月 第一版

印次：1999 年 10 月 (北京) 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80130-337-7/K·110

定价：29.8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，请与本社联系)

◎ 冰心紀事



冰心像 丁聰 作

成功的花，人們只驚慕她現時的
明艷！然而當初她的芽兒，浸透了奮
鬥的淚泉，灑遍了犧牲的血雨。

——冰心

春 长 在^①

钟敬文

涛翻艺海势汹汹，一代清才角众雄。

我是文场跛行客，相从何敢拟云龙。^②

——《祝冰心女士九十寿辰》三绝之一（1989）

冰心女士，出生于1900年，到今年，已经生活了99个年头了。她既是我国文坛的一位宿将，又是深受国人尊敬的一位世纪老人。

她现在跨鹤仙去了。她的离去，一方面使我们感到没有什么遗憾：她高龄硕德，一生做了她应该做的和能够做的事。另一方面，又总不免使我们产生哀悼、惋惜之情。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需要她这样的人。人们衷心地希望她能生活得更长久些。

这几年来，冰心女士一直住在医院里。许多知识界的同志都关心着她。大家不时地谈起她，或者亲自前往医院去探望她。我经常从那些探望回来的同人中，得知她的一些近况。如果健康颇佳，我就高兴；健康不佳，我就感到黯然。

今年春节前，听说有些同志提前去给她祝贺百岁寿辰，我忽然有些疑虑。祝贺百岁生辰，当然是一件好事。但提前庆祝，却可能是不祥之兆，事实果然证实了我的这种忧思。

冰心女士的逝世，自然要唤起广大文化界同人的哀悼和追想。近日来，京城许多报刊纷纷发表关于她逝世的消息和悼念文章，就是人们的这种心理的必然反映。

冰心女士和我，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子。这场运动，唤醒了我们的民族意识，激发了我们对科学、民主思想的追求，同时也引导我们走上了新文艺的道路。不过，因为我们各人的具体条件不同，结果也不免有所差异罢了。

冰心女士的年龄，比我大些（相距两岁多）；当时，她正住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；此外，她还聪颖过人，好学不倦。这些优越的条件，使她很早就跨入了新文学创作之门，并且迅速地显露了头角。她不断地写作散文、诗歌和小说，不久，就成了新文学界的显要人物，与那些年纪长一辈的作家并驾齐驱。

冰心女士多年从事写作活动。她的文艺思想，主要是歌颂母爱、赞美自然、崇尚人道主义。这些高尚的思想，贯穿在她的长期创作中。加上她的文章风格简炼、清丽，这就使她的艺术作品，具有超越的魅力，成为人类共有文化中的瑰宝。

我生长在距离文化中心较远的南国，步入文学创作领域的时间比冰心女士要迟些，实际成绩就更不能相比了。但是，我爱读她的作品，却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，直到老年，仍兴趣不衰。特别是像《春水》、《繁星》这些小诗集，什么时候接触到它，什么时候都是兴致盎然的。记得10年前，我给她做了三首祝寿的诗，其中的一首云：

繁星璀璨春波媚，哲理诗情濯我魂。

白首回思余味在，心香一缕祝生辰。

从这些诗句里，可见我对那些小诗的热爱了。

冰心女士的作品，在那些社会震荡、血肉纷飞的年代，也许是不受欢迎的。但是，在和平的日子里，在人们的生活和心境比较安定的时候，他们有了鉴赏艺术和咀嚼艺术的余裕，对冰心女士的许多能够唤醒和抚慰人类心灵的作品，是会十分喜爱和珍视的。近年来，她的一些旧作，与其它过去一段时间里被冷落，或被遗忘的作家作品同样，成为一时流行的出版物，这就是一种例证吧。

像上面所述，我很早就爱读冰心女士的作品，与此同时，我也敬重她的为人。但是，我跟她的会晤和交往，却是稍晚的事情。

我们第一次会见，是在 50 年代前期，她从日本回来之后。机会是在一次中国作协举办的晚会上。互相只是一般礼节性的招呼，没有深入的谈叙。第二次会晤，记得是在 60 年代前期，我到中央民族学院她的寓所去拜访她。当时她的爱人吴文藻博士还健在。我们一起谈了关于民族学和少数民族的事情，也略及文艺界的近况。

后来，大家都经历了那场历史大劫难，彼此不相见面将近二十余年。直到 1989 年，文化界同人为我们这位文坛大姐祝贺 90 大寿，我当时便写了几首诗，在一天的下午，亲自去她的寓所呈献给她。在这次会晤中，我们谈了一些文坛的旧人和故事，其中有一件趣事，我始终难以忘记，现略述于下。

那是冰心女士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事情。当时距新文学运动开始不久，周作人任北大教授，在燕大兼课，教国文。有一天，他给学生发了一篇讲义（新文学作品），冰心女士定睛一看，正好是她近日在当地日报上发表的文章。她没有

出声，但心里实在不禁暗笑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凑巧呢？原来问题出在文章的署名上。冰心女士在学校用的学名是“谢婉莹”，而文章上的署名却是“冰心”。聪明的老师一时竟没有料到，他推荐的范文的作者，就是坐在他面前听讲的一个女学生。

冰心女士简要地叙述了这段亲身经历的事，我自然禁不住笑了起来，讲述者的口角上也浮着笑意。

这个故事，我一直记着，它成为我们这次晤面的一个“亮”点。我将离去时，她赠送我一册文集，大概是那时候刚刚出版的。

此后，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我们彼此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。不过，我经常从报刊上留意看她的文章或有关的消息报道。

冰心女士逝世的消息，我最早是从《光明日报》上看到的，当时心里一阵惘然。之后，又涌起了一些回忆。过了些时，我在脑海里构成了一副挽联，文句如下：

五四风云，诞此文坛英杰；

炎黄苗裔，增他国际光华。

它可以表达我对她的一种看法，只是从宏观着眼的，不涉及实际细节，我心里有不足之感。又过了些日子，我续作了下面这副联语：

文启先踪君自远，^③

生能同代我犹荣。

语虽不佳，但内容却比较亲切。冰心女士有知，或将会心一笑吧。

冰心女士的人格力量和艺术业绩，永世长存！

1999年3月13日，于北师大 时年96岁

- ① 原载《群言》1999年第5期。“春长在”三字，原是冰心女士给作者90寿辰写的祝词。现借作本文的标题。
- ② 30年代前期，郁达夫先生编辑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，评论拙作，谓可以接踵冰心女士及另一位前辈学者之作，语颇溢美，愧不敢当。“云龙”语，本韩愈赠孟东野诗，但此处反其意用之——作者注。
- ③ 此句前四字，参看前注所引郁达夫先生评语大意。

往事如烟忆冰心

马 烽

冰心老人与世长辞了，这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。

近日，常常回忆起多年来和这位可尊敬的老作家在一起的一些往事。

早在1937年秋天，我在孝义县城住高小的时候，《国文》课本中有一课题目叫《寂寞》，因课文较长，故分为了上下两课，作者署名为冰心。当时担任这门课程的教员叫田采亭，是太原师范毕业的新派人物，热爱文学。他除了讲授课文，还介绍了作者冰心。说这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女作家，她的代表作是《寄小读者》。后来他把自己保存的这本书，曾借给我阅读过。这是我阅读的“五·四”以来第一本新文学作品，冰心这个名字也是我知道的第一位现代作家。

1949年夏天，全国文联在故都北平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。这是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。在会上我见到了好多知名的作家、艺术家。可惜没见到冰心。后来才知道她在海外尚未回来。直到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时，这才见到了这位仰慕已久的名人。会上她被选为了全国文联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理事。当时我在中国作协工作，每逢作协开会总会见到她。在我眼中她是长辈，我又不善交往，因而仅只是认识而已。后来在1958年冬天，一同去苏联访问，

这才熟悉起来。

那年是苏联十月革命节 41 周年，中国派出了以华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为首的一个 20 多人的大代表团。代表团包括了各界人士，其中文艺界有 3 个人，除了我和上海越剧新秀王文娟外，还有一位就是老作家冰心了。她是从欧洲另一个国家赶到莫斯科来的。她一来，代表团秘书长廖沫沙分配给我一项任务：生活上多照顾一下冰心同志。那时候她已经是年近 60 的老太太了。我认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每逢外出，诸如在红场观礼台上参加十月革命庆典，参观克里姆林宫，浏览名胜古迹等处，我都是紧随其后。那时莫斯科已是冰天雪地了，诚恐她走路滑倒。每逢上下汽车，我也总是要搀扶她一把；去剧场看演出，进门帮她寄存大衣，离开时把大衣取出来帮她穿上。每逢这种时候，她总是客客气气地一再说：“谢谢，谢谢。”有次她说：“经常受到你关照，我真有点不好意思！”我干脆告她说这是领导上分配给我的任务。我还说：“在文学上，你是我的第一个老师，理当如此。”她想了想说：“我没有教过你啊！”于是我就把在高小课本上学她文章的事讲了一遍。她笑了笑说：“你记性真好啊！”从此以后，她也就不再那么客客气气了。有一天，我们参观完列宾油画展，来到楼梯口，她要我先下，我要她先走，我说：“按照外国规矩，不是要女士先行吗？”她说：“那要看在什么情况下。”接着又半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上楼梯你跟在后边，万一我失足，你就可以扶一把；下楼梯你走在前边，即使我滑脱台阶，有你在前边挡着。”从此事也可看出，她已经把我当熟人看待了。

那次我们访苏，除莫斯科外，还去了列宁格勒、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、乌克兰首府基辅等地。不管去了哪里参观访

问，我都是跟随着她，不论上下火车还是上下汽车，我都要搀扶她一把。特别是遇到上楼梯的时候，我总是紧跟其后，下楼梯则是走在她前头。我觉得她讲的很有道理，也是实际。以至后来凡是和一些老年人或身体衰弱的人上下楼，我都是采取这种走法。

一路上，除了我照顾她之外。她也给过我不少帮助和指导。我生活上比较马虎，她常常指出我领带结歪了，皮鞋没有擦净。我忙照她的指点重新收拾一番。在列宁格勒，有次要去参加文艺界的小型宴会。出发前她要我刮胡子，我说前几天才刮过，还不算长。她说：“那要等到能梳辫子时候才刮？”接着告我说把脸刮干净是表示对主人的尊重。另外依据外国的习俗，你不刮胡子，人家可能认为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不幸事件。我说：“阿拉伯男人都留着长胡子，难道他们家里常常发生不幸的事？”她笑着说：“没想到你爱抬杠，真逗。”我也笑着跑回房间把胡子刮了。我知道她并不是故意挑剔毛病，而是为了代表团给人的整体形象。

苏联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，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，要坐很长时间火车。我们大都是坐在同一个包厢里。我们除了观看窗外异国的景色外，更多地是谈论参观过的那些文物古迹、革命纪念地、艺术展览等等。有时候也闲聊天，有时难免也开玩笑。这一路上，我看出来冰心是个热心肠人，生活上不仅关怀我，她更关怀王文娟，像对待小女儿一样，时时处处都护着她。特别在参观幼儿园、小学校的时候，更显出真诚的爱心。因而我向她开玩笑说：“你是个热心肠人，可为什么起了个冷冰冰的笔名？这叫做名不符实！”她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幽默地说：“你的名字也是名实不符。你叫马蜂（蜂），可你并不螫人呀！”这一说引得在场的人都笑了。

访苏结束，回国前夕，苏方给每个人都赠送了一件礼品。男同志是一个羊皮公文包；女同志是一个黑漆小首饰盒，盒盖上绘有彩色人物画。像是民间工艺品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冰心同志悄悄问我：“这两件礼品，要是由你挑选的话，你挑哪一件？”我说：“我挑那个小盒盒。”她说：“如果用小盒盒换你的公文包，你愿意？”我说：“当然愿意。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奉送。”她说：“不是我要，是王文娟。”我说：“大概是要送爱人。”她扯了我一把低声说：“别胡猜。人家姑娘还没有对象哩。她是想孝敬她爸爸一件从国外带回去的礼品。”晚饭后，我就和王文娟把两件礼品调换了。表面上看起来，冰心老人好像是多管闲事，实际上她是为王文娟那点孝心助一臂之力。

回国后，我仍然回到我担任县委副书记的那个县，从事农村工作，和冰心同志就没什么交往了。

1963年冬天，中国作协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，决定派一个作家代表团访日。团长是巴金，副团长是冰心。团员中有严文井、许觉民，还有一个就是我。这样我和冰心老人又有了一次相处的机会。那时我身体发胖，访苏时穿过的服装都已瘦小了。出国前，我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买了一套咖啡色的西装。她看了后直摇头。她说在日本，穿这种颜色服装的人，大多都是警卫人员。平时穿倒也凑合，如果参加什么宴会，就应当穿深色的衣服，显得庄重。经她这一说，我就决定再做一套。于是她就亲自领我去到王府井北边八面槽，专做西装的雷蒙服装店。衣料是她替我挑选的，式样也是她从店里的资料照片中指定的。她还帮我又选购了两条领带。她说领带容易脏，多两条可以换洗。这套西装做得很合体，穿起来人样子也显得精神了。到日本后，我发现日

本警视厅派来的保安人员，确实穿的都是咖啡色西服。我由衷地感谢冰心老人事先的提醒。

那时，中日还没有建交。据说日方是怕国民党个别反共分子制造事端，给他们带来麻烦。因而每逢我们外出参观访问，保安人员都要陪同。代表团没有分配我在生活上照顾冰心，但我自动把这任务担当起来了。我向她说：“今后我还是当你的义务警卫员吧。”她笑了笑说：“小老弟，那就只好麻烦你了！”访苏时，初开始她称我为马烽同志，后来熟悉了就直呼名字，现在又变成了“小老弟”。我忙说：“您把辈份弄错了，您是长辈，我是晚辈。”她说：“我是比你大20多岁，可毕竟是同时代人；再说，我是从事儿童文学的，你也写过儿童文学作品。你写的那几篇反映解放区的儿童抗日故事我都看过，很有意思。咱们算是同行，同道。我叫你小老弟，你就叫我老大姐，这不是更亲切吗？”她说的不无道理，可我觉得不好这样称呼她，不能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份。但在日本当时那种情况下，称“冰心同志”不合适，称“先生”或“女士”又不对劲。我们称巴金为“巴老”，如果称她为“冰老”又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。想来想去就以她的姓称“谢老”，她也就认可了。

此次访日是属于民间文化交流，除了参观名胜古迹外，主要是拜访一些日本知名作家，广交朋友。冰心于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，曾在日本讲过学，对日本作家以及日本的生活习俗等，都有一定的了解。无形中她就成了代表团的义务导游。出国前就给我们做过一些介绍，到日本后更是经常提醒大家。代表团携带的一些文房四宝，景泰兰工艺品等礼物，都是由我负责保管的。每次出访作家，礼品都是她主动帮我搭配，包扎。也常常提醒我生活上一些注意事项。隔两

天她总要问我一声：“小老弟，袜子换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“遵照您的指示，我如今是一天换洗一次。”她听着也笑了。因为日本人的习惯是进门就脱鞋，然后在“榻榻米”上席地而坐。如果袜子脏、破，是一件丢脸的事。这事出国前她就向我们讲过，因而我切记在心。

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中岛健藏先生，是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理事长，是成立这个协会的主要发起人，曾多次访华。对我们十分友好，除了接风宴请之外，每次我们从外地参观访问回来，他都要陪同我们吃饭。这位忠厚长者善饮，可代表团是大都不会喝，只有我还可以和他对酌。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了忘年交的酒交。在离开日本的前一天下午，我们代表团出资举行了一次告别酒会。晚上，日本翻译大冢净来旅馆找我，他是在中国长大的，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，还能学着我的腔调说山西方言。我们去日本各地访问，都是由他陪同。他来找我说中岛先生在本店酒吧等我，一定要和我痛饮一番。在场的冰心悄悄叮嘱我：“小老弟，可千万别逞能啊！”我知道日本清酒度数不高，忙说：“我保证不会喝醉。”她说：“把谁灌醉也不好！”当我来到酒吧的时候，只见中岛先生已经点下酒了。不是日本清酒，而是威士忌。这酒比清酒度数要高，好在杯中加了冰块。我们边听录音机里播放的日本乐曲，边举杯对饮。喝了两杯以后，老人有点兴奋，像唱歌一样朗诵开了。大冢净没有和我们一块喝，而是端了一杯饮料坐在旁边陪伴。他告我说老人朗诵的是中国唐诗。他没有一句一句翻译，而只是说都是有关送别，饮酒的诗。我们又对斟了几杯之后，我发觉老人说话时舌根有点硬了。我想起了冰心的嘱咐，诚恐把老人灌醉，于是就声明不胜酒力，甘拜下风。老人也没有勉强我，而是让大冢净把我送回

房间。住在对门的冰心大约听到了我们的开门声和说话声，匆匆跑过来问道：“没有喝醉吧？”大冢净笑着说：“我看马先生是怕把中岛先生灌醉，故意诈败而归。”我笑了，冰心也笑了。她伸出一个大姆指，说了一个赞美我的字：“高！”

在我和冰心同志两次出国访问中，我发现她时时处处都在关心人，爱护人。正像她在作品中宣扬的这种精神一样。她是一位言行一致的大作家、大好人！

打倒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我有时去北京开会，偶尔也可见到十多年未见的冰心同志，但也只能是打个招呼。1989年末，我被调到中国作协担任党组书记。一开始，作协的同志陪我去她家进行过礼节性的拜访。过了不久，我妻段杏绵从太原来看我。她是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，很想见见这位儿童文学界的泰斗。我打电话一联系，老人表示欢迎。临起身的时候，正好在《中国农民报》工作的我三儿小林来了，他非常希望也能去看看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奶奶，于是我们就一同去了，受到了冰心老人的热情欢迎。她还拿出了外宾送她的糖果招待我们。她拉着段杏绵的手，一再说出国时我对她的照顾，并表示感谢。这次我们给她带去的是几瓶山西出产的保健醋。而她则送了我们一本她签名的《冰心散文选》。因为事先知道她身体不好，坐了不多一会儿就告辞了。

后来我又去看望过她两次。一次是听说她摔了一跤，骨折了，代表作协向她慰问；另一次是她约我去的。我去的时候，只见她托着一个轻金属做的架子，正在地上练习走步。她见我进来，笑了笑说：“你知道我约你来做什么？”我老老实实地说：“不知道。”我只当她遇到了什么困难，需要作协帮助解决。谁知她又笑了笑说：“什么事也没有。时间长了，就是想见见你。”